

※ 文哲論壇 ※

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研究

黃坤堯*

一、劉伯端的詞業

劉景堂（1887-1963），或作景棠，字韶生，號伯端，別署守璞、璞翁等，多以伯端一名行世。廣東番禺人。劉景堂生於韶關，早歲讀書於肇慶端溪書院、廣州城北教忠學堂。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任職廣東提學使司署之學務公所，獲交丘逢甲；丘逢甲嘗有《題劉伯端德配范菱碧所畫帳額二十四番花信圖》七絕二首及《劉郎歌》七古一首贈之，甚表器重之意。宣統元年（1909）隨父宦遊南京，翌年以父卒扶柩歸粵。宣統三年（1911）黃花崗事起後移家香港，初助俞安鼎（叔文）設塾教讀，其後任華民署文案。所居與黎國廉（季裴）比鄰，開始學詞。其時亦多與陳步墀唱和，《十萬金鈴館詞》及《茅茨集》中附錄劉景堂早年佚詩十一首、佚詞七闕。劉景堂嘗加盟南社，入社書編號為七〇三，柳亞子《南社紀略·南社社友姓氏錄》云：「劉伯端，字伯端，福建閩侯人。」登記資料十分簡略，《南社叢刊》第二十二集錄其詞二闕，第二十四集則錄其詩五首。民國九年（1920），劉景堂《心影詞》出版，僅錄丙辰、丁巳、戊午三年（1916-1918）的詞作，早年詩詞刪汰甚多。抗戰期間，香港淪陷，劉景堂經澳門小住再遠赴桂平，戰後回港。一九五〇年冬，廖恩燾與劉景堂共創堅社，社址設於堅尼地道二十五號，即何香凝故宅。詞社至一九五三年冬止，前後三年，參加者有羅慷烈、張成桂（叔儔）、王韶生、張綬詩、林汝珩、曾希穎、湯定華、任援道、區少幹、王季友等。晚年著《滄海樓詞》，語淺情深，婉約渾成，公認為香港首屈一指的詞人^①。

*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

① 詳參黃坤堯：〈劉伯端詞事繫年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第2期（1996年1月），頁187-256。

二、《詞意偶釋》的形成過程

劉景堂原有《詞意偶釋》一稿，久佚不見。其後方寬烈（業光）乃於香港舊書肆中覓得手稿一冊，線裝五十二頁，蓋屬陳少漢抄本，上面還雜有陳少漢的眉批，稍涉淺近。此書錄詞三十三闕，全是五代及宋詞中膾炙人口的名作。劉景堂讀詞日久，深有所會，覺得古人的解釋不盡愜意，因此要為一些傳誦古今的名作重加詮釋。劉氏《自序》云：

余年二十餘，始學填詞。讀古人名作，只知其好，順口朗誦，並不知其好處之所在。歷覽古今人詞話及評騭家言，或作提頓留脫、空際轉身之說；或抽出一二句，謂為詞眼，加以標舉；迄未有討論全闕之神理脈絡者，令讀者如墮五里霧中，難求真諦。更有如周止庵、譚復堂等，既深入主出奴之見，復加以附會鋪張，全無確論，余深病之。五十而後，積漸有悟，恐若輩云云，有事作者本意，爰於少日讀不能通之名作，寤寐思之，恍然有得，遂搜取五代至南宋詞三十餘闕，要皆深邃幽眇，為古今人所未能探討者，隨手錄出，加以淺釋，以示後學。念古人膾炙人口之詞，何止十倍於斯，要皆本文自明，故不論列。又此編解釋，但求明顯，於行文字句，未暇修飾，讀者諒之。公元一九五六年九月，劉景堂自識於滄海樓。

劉景堂晚年住在跑馬地藍塘道五十九號四樓，現在他的後人仍然住在那裏。劉景堂的詩詞遺稿全帙具在，還藏有大批的印章，多是清末民初名家刻印的傑作，例如李茗柯（師實）、虞民、鄧爾雅、馮漢、胡毅生、馮康侯、盧鼎公、林千石、彭侶等，共十九件，現在存放我處。劉景堂遺物中原來也有《詞意偶釋序》初稿一篇，寫在一冊筆記本中，不記寫作年月。初稿文字跟陳少漢抄本有很多不同，陳本屬定稿，潤飾文辭，較有可觀。初稿末段嚴厲批評常州派的論詞手法，認為張惠言、陳洵等附會曲解，並不可取。「更有如張惠言選本，於六一庭院深深一闕，句句皆強謂傷時；陳述叔說夢窗詞，強半謂為憶妾，附會曲解，尤深病之。」這段批評可能過於嚴苛，容易得罪時賢，後來在定稿時也就刪去了。劉氏遂改評周濟、譚獻等論詞入主出奴，挾門戶私見，附會鋪張，失之主觀。大抵劉景堂論詞並不刻意求深，也不妄求寄託，他純是從讀者的角度去欣賞前賢的名作，並思索名作能夠歷久不衰、甚至能引起大家共鳴的原因。他重視探求作品的創作背景及神理脈絡，分

析作者的思維層次及審美觀念，實事求是，深味有得；往往使讀者能在平常的理解之中，獲得新的感覺，新的意會。

《詞意偶釋》錄詞三十三闕，計五代詞三闕：李璟《攤破浣溪沙》、李煜《浪淘沙》、鹿虔扈《臨江仙》。宋詞三十闕：晏殊《浣溪沙》「一向年光」、歐陽修《踏莎行》、柳永《蝶戀花》、王安石《千秋歲引》、《桂枝香》、王安國《清平樂》、晏幾道《蝶戀花》「夢入江南」、《木蘭花》「東風又作」、《碧牡丹》、《鷓鴣天》「醉拍春衫」、蘇軾《水龍吟》、《念奴嬌》、《蝶戀花》「花褪殘紅」、黃庭堅《驀山溪》、秦觀《望海潮》、晁補之《憶少年》、毛滂《惜分飛》、周邦彥《蘭陵王》、《夜游宮》、《解語花》、姜夔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、《側犯》、《杏花天影》、《慶宮春》、吳文英《花心動》、《六么令》、《三姝媚》「吹笙池上道」、李清照《聲聲慢》、《浣溪沙》。大抵以北宋詞為多，尤以婉約詠懷為主調，南宋詞僅收姜、吳的雅詞，其他辛棄疾、王沂孫、張炎等名家全部不收。非常非浙，另闢蹊徑，極重性情之作，當與個人的詞風品味為近。

劉景堂多從朱孝臧《宋詞三百首》中選詞，但卻沒有完全依從朱選，有時還提出不同的觀點，批評朱選失當。據說劉景堂尚有《宋三百首詞說》一稿，現藏加州湯定華處。湯定華云：「手稿尚在行篋，但須整理，因皆在端翁夜中不寐隨讀隨說而又碎紙記述。整編後當然成一家之言，未嘗不可付印傳世。」^②湯定華先後寄來劉景堂說詞手稿二十一頁，每頁一闕，大抵尚非全帙，有待訪尋。諸詞多注明《宋詞三百首箋》初版的頁碼^③。目前所得依次為宋徽宗《燕山亭》、錢惟演《木蘭花》、范仲淹《御街行》、張先《天仙子》、晏殊《浣溪沙》「一向年光」*、《清平樂》「紅箋小字」、歐陽修《采桑子》、《踏莎行》*、《浪淘沙》、柳永《蝶戀花》*、王安石《桂枝香》*、《千秋歲引》*、晏幾道《鷓鴣天》「醉拍春衫」*、《木蘭花》「東風又作」*、《滿庭芳》、蘇軾《念奴嬌》*、張樞《瑞鶴仙》、姜夔《點絳脣》、《暗香》*、《疏影》*、吳文英《六么令》*。其中與《詞意偶釋》說解相同者十一闕（上注*號表示），可供校正陳少漢抄本的訛字誤句，互有勝義。如果去除重複，即可補充劉景堂說詞的資料十闕，共得四十三闕。

最近，我在劉景堂的遺物中檢得一紙，他從《宋詞三百首》中選出二十二家，

^② 據湯定華致黃坤堯函，1995年8月17日。

^③ 唐圭璋：《宋詞三百首箋》（上海：神州國光社，1947年）。

詞三十九闕。這可能是他心中擬說解的名作草稿，僅列簡目：

- 宋徽宗：《燕山亭》
 錢惟演：《木蘭花》
 范仲淹：《御街行》
 張 先：《一叢花》*、《天仙子》
 晏 殊：《浣溪沙》、《清平樂》
 歐陽修：《采桑子》、《踏莎行》、《浪淘沙》
 柳 永：《蝶戀花》
 王安石：《桂枝香》、《千秋歲引》
 王安國：《清平樂》
 晏幾道：《蝶戀花》、《鷓鴣天》*、《鷓鴣天》、《木蘭花》、《滿庭芳》
 蘇 軾：《水龍吟》、《念奴嬌》、《江城子》*
 秦 觀：《望海潮》、《減字木蘭花》*
 晁補之：《憶少年》
 毛 滂：《惜分飛》
 周邦彥：《蘭陵王》、《解語花》、《西河》*、《夜游宮》、《六醜》*
 賀 鑄：《天香》*
 葉夢得：《賀新郎》*
 李 甲：《帝臺春》*
 蔡幼學：《好事近》*
 辛棄疾：《賀新郎》*
 姜 夔：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
 劉克莊：《賀新郎》*

其中溢出《詞意偶釋》及《宋三百首詞說》者十二闕（上注*號表示），或已完稿，惜未及見而已。綜計這三種材料顯示，劉景堂大抵是先從《宋詞三百首》中選取佳作，他重視實質的作品而非作者的名氣，所以李甲、蔡幼學等都可以選入。其中選錄最多的是晏幾道、周邦彥，各取五闕，或以深情為上。辛棄疾只取一闕，可能是口味不同所致；吳文英連一闕也選不上，則是朱孝臧所選二十四闕中並無愜意者。其後在《宋三百首詞說》中，劉景堂逐步擺脫朱孝臧的影響，選入吳文英《六么令》，末云：「此闕在夢窗集中為不可多得之選，彊村三百首竟遺不錄，可

稱憾事。」又補錄張樞《瑞鶴仙》詞云：

捲簾人睡起。放燕子歸來，商量春事。風光又能幾。減芳菲都在，賣花聲裏。
吟邊眼底。披嫩綠移紅換紫。甚等閒、半委東風，半委小溪流水。
還是，苔痕滿雨，竹影留雲，待晴猶未。蘭舟靜艤。西湖上、多少歌吹。粉蝶
兒、守定落花不去，濕重尋香兩翅。怎知人、一點新愁，寸心萬里。

劉景堂釋云：「張樞，字斗南，乃玉田之父。斗南此闕遠非玉田之所能及，余最愛其結尾云：『粉蝶兒、守定落花不去，濕重尋香兩翅。怎知人、一點新愁，寸心萬里。』三百首所未選，可稱遺珠。」此詞以意境爲上，含蓄吞吐，摹情寫物，形神兼備。他所欣賞的結尾兩句，更是粉蝶兒的一片尋香的癡念，濕而不去。此論連消帶打，以張樞代張炎，則厚薄不同，而這也許說明了他不取張炎的原因了。在《詞意偶釋》中，劉景堂更打破宋詞的局限，引入五代的名作三闕；此外，在宋詞中，他又另選晏幾道《碧牡丹》、蘇軾《蝶戀花》、黃庭堅《驀山溪》及吳文英《花心動》、《六么令》、《三姝媚》六闕，都是溢出於朱選以外的名作，從而逐漸建立起他個人的詞論架構了。

三、《詞意偶釋》的詞論架構

1. 直尋境界，字字皆有根據

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選錄名作，逐句疏解，尤注重作意及結構，探索名作成功的訣竅及引人入勝之處。他比較喜歡從直觀的角度直探詞心，反而罕用比與寄託之說附會曲解。鍾嶸《詩品序》云：「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」劉氏說詞庶幾近之，反覆以思，亦多「直尋」境界。李璟《攤破浣溪沙》云：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
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何限恨，倚闌干。

劉景堂將此詞分爲四段，上闕首段析云：「菡萏，荷花也。荷花既落盡，而葉又凋殘，所以能見西風起於綠波之間。」體物入微，解釋畫面生成的原因。「愁」字深化了物我的關係，天地有情，不必附會於任何人事。次段解釋「韶光憔悴」、「還與」、「看」幾組詞語的含義，冀得確解。下闕首段析云：「緊接上闕，既不敢臨池照影，困倦無聊，於細雨聲中，忽然入夢，更遠遶雞塞而回。雞塞在蒙古邊

境，何以無端夢到荒遠之地，須連下句讀方能解釋。因玉笙所吹之曲爲出塞曲，故將我夢引向雞塞而去。至夢回時，玉笙奏仍未畢，下一『寒』字，最堪注意。上句明明說是初秋，江南未冷，而塞外先寒。有此句，方明上句『夢回雞塞』，不是無端。」分析詞心甚爲細密，解釋作者的思路，照應全篇，字字都有著落。末云：「淚珠愁恨，上應『憔悴』。加以夢境迷離，玉笙淒冷，故謂之『多少』，謂之『何限』。『倚闌干』者，坐臥不寧，無聊已極，故去倚闌干也。」此詞迷離惘恍，耳熟能詳，本來並不太難理解。劉景堂鉤劃李璟的創作思路，立此一說，給人新的感受，豁然貫通，可見名作字字皆有根據。

又在晏幾道《碧牡丹》的末句「試約鸞箋，傳素期良願，南雲應有新雁」中，亦詞句淺明，不難看懂，但劉景堂卻很認真的解釋每一組詞語的含意，讓讀者明白創作立意的苦心。論云：「最宜注意『試約』二字，乃所約並非我寄書與他，乃從前約他寄書與我。若謂書由我寄，則願寄便寄，何用其『試』。因書屬對方，不敢必約期之準，故云『試』耳。」又云：「『素期』乃指別時所約之歸期，『良願』乃歸後之所願，皆待『鸞箋』傳來。」又云：「雁是新向南飛，故望南雲。『應有』二字，仍作未肯定之辭，直應上文之『試』字。名家詞中，用活字虛字，皆有確意，往往以爲閒筆，誰知皆是要著。閱者切勿忽略。」此段專論字句用法，關合照應，十分嚴密。雖然，「試約」亦可指作者內心的奢望，希望早日得到對方的訊息；但劉說傳遞了一種患得患失的感覺，心理活動比較細密曲折，亦不失爲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2. 神理圓具，展現心理活動

李煜《浪淘沙》「簾外雨潺潺」一闕，也是熟調。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評首二句云：「先點明時序，兼寫淒涼之境。」陳少漢眉批云：「雨聲潺潺係由五更寒重夢覺之後聽到，章法倒裝。」可見詞之起調，已覺不凡。劉氏又析「一晌貪歡」句云：「此句方說入夢，而夢又甚短。一晌之間，因曉寒難耐，忽然夢覺。夢境雖短，乃片刻歡娛，亦足貪戀。定知此身之是客耶！」極言夢境的短暫，但歡娛難得，相對於醒後的淒苦來說，更足珍貴。下闕神理圓具。劉氏析云：「乃夢醒之後，睡意模糊。回思夢中所見之人，所得之趣，猶在目前，不信此境是夢。欲起尋之，繼而細細思量，方知夢覺之身，仍是獨臥寒衾之中。故自己對自己說，你去憑闌尋覓，即使憑闌，而遠眼被江山阻隔，終不能望見故國也。」此節分析李煜的心

理活動，熨貼細膩。又析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句云：「此別非泛指人生離別，亦非指舊日去國之離別，乃直指夢覺時之別。一刻之前，夢裏明明相見，而夢覺後，遂成離別。況夢又甚促，故言『容易』。夢覺後再尋不得，故謂之『難』。讀者切勿誤解。」所釋「別」字殆屬新解新意。復析「流水落花春去也」句云：「此應起句。時序遷流，非但春易闌珊，卻已匆匆歸去，如我夢境之不可留。」講求照應之法。又析末句云：「實謂方纔夢中故國，仍作帝王，如在天上。不料醒後獨自之身，依然被擄，又在人間也。」詞人論詞，尤重創作思路，獨具慧眼，更見精辟。李煜此詞後闕多歧義歧解，我們未必完全同意劉說，但劉景堂所論亦足自成一家之言了。

又在宋徽宗《宴山亭》「北行見杏花」一詞中，劉景堂同樣地分析了作者的心理活動過程，講論詞法。宋徽宗由睹杏花而思故宮，只能靠夢魂來去。劉景堂說末句「和夢也、新來不做」云：「怨極恨極，千迴萬轉，下一決絕語，道是新來和夢也不做了。由『憑寄』起，直至『不做』止，如剝蕉心，層出不窮，真可稱最上乘之詞也。」又云：「人謂趙佶為李煜後身。按此云『除夢裏有時曾去。無據。和夢也、新來不做』，較後者《浪淘沙》詞「『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』句，更為悽愴，令人不忍卒讀。」可見感情雖是文學作品的基本因素，但也要用適當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，才能脫穎而出，成為千古的名作。

3. 著眼疏狂，寫情欲言不盡

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評柳永《蝶戀花》云：「此闕以無可奈何之筆，寫無可奈何之情。尤以換頭處『疏狂』二字著眼，此乃舊日之疏狂，今欲疏狂而不可得，祇剩憔悴而已。萬轉千回，欲言不盡，最堪嚼味。」所謂「著眼」即關鍵所在，我們要讀詞寫詞，首先留意著眼，這是一篇的主腦。「萬轉千回」指沈鬱頓挫的風格，「欲言不盡」則是詞中最高婉約境界。此詞法理森嚴，值得細味。詞云：

佇倚危樓風細細。望極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煙光殘照裏，無言誰會憑闌意。

擬把疏狂圖一醉。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

劉景堂析云：「春愁本是無物，以殘照中之草色煙光，寫出春愁。」化抽象為具體可感之物，乃詞家心法。此詞以「憑闌意」鎖住上片，並開出下片波瀾壯闊的境界。劉氏析下片首句云：「憑闌意仍不肯說出，但云何不料理舊日疏狂，以圖眼前一醉。」次句「又推開一筆，謂雖對酒當歌，強尋歡樂，終覺無味。」末句「到

此方說明憑闌惆悵之意，都為伊人。非惟惆悵，兼之減盡腰圍，日漸憔悴，而我並不悔恨。因伊消受得我之憔悴，而我亦值得為伊憔悴，所以不悔也。」可見下片分為三層，亦如宋徽宗詞「如剝蕉心」的手法，逐步渲染一種無言的意緒，層層深入。而最後則將「春愁」引入人生的情愛中去，情景交融，抽絲剝繭；而疏狂不悔，也就寫出了永恆真摯的愛情境界了。

又在晏幾道《鷓鴣天》「醉拍春衫惜舊香」一詞中，劉景堂論云：「此闕寫蕩子情懷，與尋常感舊懷人不同。『疏狂』二字，為通篇著眼處，讀者細玩自知。」又釋末句「相思本是無憑語，莫向花箋費淚行」云：「道是『相思』二字，本無憑據。說來說去，總是枉然。不必在花箋上，費你眼淚作書也。此是疏狂語，非惆悵語。與柳耆卿《蝶戀花》『擬把疏狂圖一醉』之用意，微有不同，各臻其妙。」柳詞執意，晏詞沈痛，雖同以「疏狂」著眼，而用法存乎一心，各具妙諦。

4. 畫龍點睛，特重謀篇技巧

王安石《千秋歲引》藉香草美人，寄興君國，哀樂無端，端在讀者之善會耳。詞云：

別館寒砧，孤城畫角。一派秋聲入廖廓。東歸燕從海上去，南來雁向沙頭落。

楚臺風，庾樓月，宛如昨。

無奈被些名利縛。無奈被他情擔擱。可惜風流總閒卻。當初漫留華表語，而今誤我秦樓約。夢闌時，酒醒後，思量著。

此詞有些典故先要梳理一番。「楚臺風」指宋玉《風賦》載楚襄王遊於蘭臺時被襟當之的「快哉此風」；「庾樓月」指晉庾亮在武昌與諸佐吏共上南樓，據胡床詠謔的故事；二者點明風月如昨。「華表語」指丁令威學道後化鶴歸來；「秦樓約」用秦羅敷《陌上桑》使君有婦的傳說；二者喻盟約已負。劉伯端析上片云：「起二句以寒砧畫角起興。」此後逐步聯想，引發出虛空寥廓、縹緲無定之思，意謂風月無憑。下片則謂「以無多之名利，閒卻可惜之風流」。劉氏析結句云：「以上所思量之事，皆在夢闌酒醒之時。而夢何以闌？酒何以醒？而我何以思？則都為寒砧畫角之聲牽引而致。此闕一起一結，互相呼應，而中間情文，如嫋嫋游絲，引之不絕，乃謀篇之最奇者。」此詞頗有百轉千回之感，針線綿密，王安石欲吐不盡，自然不純是寫情了。

又周邦彥《夜遊宮》一詞由斜陽說起，自黃昏立至上燈，鋪敘情節，層出不

窮。結云：「不戀單衾再三起。有誰知，爲蕭娘，書一紙。」表面仍屬愛情故事。劉景堂論云：「至此方說明以上種種惆悵無聊，實因蕭娘來書所致。『有誰知』三字，叫應全篇，此畫龍點睛法。與荆公《千秋歲引》、白石《疏影》兩闕結句，同一妙用。」結句點題振起，形成周詞沈鬱頓挫的典範之作。

又姜夔《疏影》前面七節全是鋪聚梅花的典故，美人梅影，色相千般。結云：「等恁時、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」最後化入一窗寧靜的橫幅當中，洶湧沙灘的審美思潮復歸平靜。劉景堂論云：「等他日再尋我時，但見我在小窗橫幅之上。一切盛衰香豔，都成泡幻。因我乃是花影，而非花身，故你寵愛哀憐，我都不能接受也。」寵愛哀憐，稍嫌坐實情節，惟「泡幻」作結比較可取，喻美即是空。以上三詞起先皆節節鋪敘，而結句同以畫龍點睛之法揭出作意，謀篇技巧靈活善變，亦是詞家本色。

5. 迷離惝恍，鑄煉感情境界

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錄晏幾道詞四首，其中《蝶戀花》乃別後牽念之作，釋云：「此闕乃寫心頭一段說不出之情，千回萬轉，迄未將他說出，而讀者已明了一切。此爲詞中最高法門，不可不知。」表現婉約詞最動人的感情境界，值得細讀。

夢入江南煙水路。行盡江南，不與離人遇。夢裏消魂無說處。覺來惆悵消魂誤。

欲盡此情書尺素。浮雁沈魚，終了無憑據。卻擬緩弦歌別緒。斷腸移破秦箏柱。

劉景堂析上片四句云：「初由想念之極，入夢尋之。並點所思之人，係在江南。」「此說尋之不見。」「消魂二字，用江淹《別賦》『黯然消魂者，惟別而已矣』，故以消魂替代離情。謂夢裏既不相見，則離情無可訴說。」「醒後不勝惆悵，自怨自艾，何必多此一夢，故直言誤耳。」逐句疏解，隱約含蓄，不肯說破。下片首二句反覆提煉，而情愈深刻。結二句劉氏復深論云：「夢既不遇，書又不通，不如將此無可告訴之情，託之弦歌，一抒抑鬱。卻去將秦箏撫弄，而絃緩未調，乃玉柱頻移，竟將箏柱弄破。腸雖斷而歌亦不成，究竟未將心中之事說出一字，而於無字中，已將此情透露。又寫盡離人之一往情深，以致顛倒錯亂而不自知也。」由此可悟詞的推進手法，偎紅倚翠，風花雪月，目的還是鑄煉感情。

又歐陽修《踏莎行》結句：「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」劉景堂論云：「『平蕪』應『草薰』」句。因行盡平蕪，便是春山，而我行已繞過春山之外。樓雖高而山更高，縱登之遠眺，亦不能見。凡此皆屬行人懷中虛構之語，益見

其惜別情深，方寸撩亂也。」迷離恂恍，疑真疑幻，凡此皆屬借景融情的最佳手法。

6. 奪胎換骨，表現千鈞之力

江西詩派論詩有點鐵成金、奪胎換骨之說，遺貌取神，創新意境。黃庭堅引入詞境之中，推陳出新，更具精緻之美。《鷓鴣山溪》「贈衡陽妓陳湘」云：

鴛鴦翡翠，小小思珍偶。眉黛斂秋波，儘湖南、山明水秀。娉娉嫋嫋，恰近十三餘，春未透。花枝瘦，正是愁時候。

尋芳載酒，肯落他人後。只恐晚歸來，綠成陰、青梅如豆。心期得處，每自不由人，長亭柳。君知否，千里猶回首。

此詞化用杜牧的詩意，純由「娉娉嫋嫋十三餘」、「落魄江河載酒行」、「綠葉成陰子滿枝」諸句轉化而來。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論云：「以鳥比人，小小猶解思偶。『小小』二字，逗下『十三餘』。」「年紀雖小，已是解愁；換言之，即解懷春時候也。上半闕全寫對方。」「換頭以下，則全就自己方面著筆。」章法井然，而結筆更翻出新意。劉氏復析「心期」句云：「此一轉真有千鈞之力。謂我心期所得之處，與他人不同。即使落花狼藉，結子成陰，而我之愛念，依然如故。非意真情切，何能作此癡語。到此處下句，更難著筆。」「由心期得處至結尾，層層換意，愈要蕩開，愈是緊接。一字一句，皆出人意表。」黃庭堅精於鍊意，驅遣語言，駕重若輕，似不著力，自是詩詞寫作的高手。

又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「金陵懷古」結句「至今商女，時時猶唱，後庭遺曲」亦化用杜牧《泊秦淮》詩意，劉景堂論云：「此三句復引杜牧詩『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』作全闕懷古之結束，兼應上『千古憑高』句。其意謂杜牧前應有懷古之人，杜牧後我繼之而來。又另有一意，商女是無知者，故至今猶唱後庭亡國之曲。而我與杜牧，則深知亡國之恨，憑弔蒼茫，百感交集，又何益哉！」劉景堂在普通的詞句中觸類旁通，引發深刻的反思，使詞意愈顯得波瀾壯闊，自亦屬創新意境之例。

四、結 語

劉景堂《詞意偶釋》一稿以詞人的眼光讀詞論詞，自是推崇神品，深味第一流

的佳作，並從而指出名作成功的原因。上文歸納為六種藝術手法，或可構成劉景堂詞說中的理論體系，且由此直探詞境詞心，當是詞人最嚮往的藝術境界。不過劉景堂論詞也有很多局限，由於他疏於考據，論證不足，一般只聽信詞話傳說，附會背景本事，說起來沒有多少可信性。例如在周邦彥《蘭陵王》「柳」中，劉景堂解釋「閒尋舊蹤跡」云：「此句最宜注意，係代柳說。因柳慣見來此餞別之人，年去歲來，不知多少。故閒中尋此舊跡，不當屬作者口氣，因美成此時正被押出國門，那復有閒情來尋舊日之蹤跡耶？」此處蓋用《貴耳錄》周邦彥被道君皇帝逐出國門，李師師餞行的傳說，以柳代言，曲解一代名作，可能也就忽略詞中的沈鬱境界了。又析「又酒趁哀絃，燈照離席」云：「從前之歌筵，乃我餞人，人餞人；而此番乃人餞我，迥然不同。何得謂之『又』？然就堤柳眼中，則不知誰餞誰？只是又見有離筵在此張設。祇一『又』字，更能分辨不是作者自己口氣也。」詞中的「又」字果有判斷語句作者口氣的作用嗎？這大抵又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。

又在蘇軾《水龍吟》「次韻章質夫楊花詞」中，劉景堂稱「故作迷離恹恹語，愈令人耐思耳」，僅就字面發揮，未得確解。案蘇軾《與章質夫》函云：「承喻愼靜以處憂患。非心愛我之深，何以及此？謹置之座右也。《柳花》詞妙絕，使來者何以措詞，本不敢繼作；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，坐想四子，閉門愁斷，故寫其意，次韻一首寄去，亦告不以示人也。《七夕》詞亦錄呈。」^④所謂《柳花》詞及次韻之作即指《水龍吟》而言，蘇軾本不以示人，可見和詞是有些隱喻的，大抵是跟章質夫家中妻妾的情事韻事有關，遊戲文章，不必侈言寄興。此詞情韻悠揚，疑真疑幻，騰播衆口，流傳極廣。結拍楊花之於人，物我一體，渾化無跡，更逗人遐想。劉景堂論云：「春色無多，塵土中之二分是落紅，是自己；流水中之一分是楊花，是游子。此即指當日之遺蹤。」又云：「仔細看來，這一分亦不屬於游子楊花，逕直是自己之眼淚。」凡此斤斤計較，似為沒有具體意義的數字所惑了。

此外有關「直尋」的論詞手法只能根據字面作解，有時也可能失之主觀，劉景堂析蘇軾《蝶戀花》「牆外行人，牆裏佳人笑」云：「行人在牆外，原不見牆裏之佳人。因佳人方蹴千秋，送出牆外，故行人能見其笑。」如影隨形，彷彿親見，其

^④ 蘇軾：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3月），冊4，頁1638。卷五十五尺牘，蘇軾《與章質夫》函三首，此為其一，黃州作。《七夕》詞指《菩薩蠻》「七夕黃州朝天門上」二闕，元豐三年（1080）作。

實只是聯想作用，這可令讀者不敢苟同了。又析秦觀《望海潮》之「有華燈礙月，飛蓋妨花」云：「華燈飛蓋，本得意之時。然官守所在，既不能挾妓痛飲，又不能驅車訪艷，故云『礙月』、『妨花』也。」這樣的解釋可能已落下乘了。此詞大抵是回憶汴京西園夜飲冠蓋相隨的盛況，蓋借用曹植《公讌》詩意^⑤，暗喻壯懷，不必聯想到太多的香豔情節。又析周邦彥《解語花》^⑥結句「清漏移，飛蓋歸來，從舞休歌罷」云：「美成此時在外郡任何職，則不可攷。飛蓋歸來，當不是閒居。漏轉夜闌，不如歸去，任他舞休歌罷，殊無留戀之意。」依書直說而又說不清楚，難免使人費解；其實詞中「飛蓋」亦襲用曹植詩意，周邦彥有感於投閒置散，暗寓功業無成之意。秦、周二詞均寓今昔盛衰之感，慷慨寄情，劉景堂改以豔情讀之，未免有所誤解了。劉景堂又評「清真詞多平鋪直敘，本文自明。」見仁見智，立論稍嫌輕率。可以說，劉景堂的詞說固有精義，亦有含混之處，因此，《詞意偶釋》的價值長於審美分析而短於學術考證，由於他有豐富的寫作經驗，往往藉論詞揭出作法作意，這對於我們要借鑒詞人的寫作經驗會是大有幫助的。人間有情，深思有得，而這也反映了我們對詞的另一種讀法。

⑤ 黃節：《曹子建詩注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部，1930年），曹植《公讌》詩：「公子愛敬客，終宴不知疲。清夜游西園，飛蓋相追隨。明月澄清景，列宿正參差。秋蘭被長阪，朱華冒綠池。潛魚躍清波，好鳥鳴高枝。神飈接丹轂，輕輦隨風移。飄飄放志意，千秋長若斯。」

⑥ 喬大壯：《喬大壯手批周邦彥片玉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5年5月）論《解語花》云：「四聲，必須記誦。古今傳唱名作也。」、「此從楚女而念都城，以異地而生情景，足見北宋詞家境界。」、「『年光』一轉見重大之筆。」、「『馬』韻巧而重大。」